

【宣威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丛书】

古代文学作品卷

GU DAI WEN XUE ZUO PIN JUAN

主编 高兴文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 NAN MIN ZU CHU BAN SHE

宣威历代文学艺术作品系列丛书

古代文学作品卷

主编：高兴文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威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丛书·古代文学/高兴文主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7

ISBN7—5367—3090—X

I. 历… II. 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古代文学—作品集—中国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755 号

责任编辑	晋存真 彭 华
责任校对	何汝龙
封面设计	丹 尼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建工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丛书定价 60.00 元
书 号	ISBN7-5367-3090-X/I.679

顾 问:

徐发苍	周 云	李正阳	周 宗	江庆波
朱兴友	缪多菊	沈庆美	唐宝友	陈世禹
罗世雄	张寿益	徐天荣		

主 编:

高兴文

副主编:

樊同稳 吴兴泽 樊同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明	王定全	王所邦	尹晓君	包其祥
包崇虎	田兴惠	孙贵才	朱祥琨	朱庆美
朱家林	朱 敏	何汝龙	李家佐	张庆贵
赵远建	赵 璠	胡云道	施继平	施宗敏
唐 英	徐国洲	高燕琼	高修甫	夏丽华
耿国宝	浦恩禹	董其晓	管仕斌	

序 一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文化创造的终极目的正在于此。

有价值的文化，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时代的淘漉和社会的选择而存留下来，而且被世代所关注、所认同，这就是优秀文化的价值所在。

宣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秦汉以来，宣威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汇的重地，对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弘扬优秀文化，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经过长期努力和艰苦工作，从宽领域、大纵深、全方位和多视角的审美情趣，收集整理了宣威历代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书法、美术及摄影作品，编纂了《宣威历代文艺作品系列丛书》，旨在全面展示宣威历代文学艺术创作成就，弘扬地方优秀文化，繁荣文化事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入选作品上起三国，下至当代，深沉厚重之余，不乏委婉清丽之音；既有金戈铁马之悲壮，又有鸟语花香之优雅。掩卷思之，地域

文化之厚重、民族特色之鲜明,使人耳目一新。且史料价值与文艺价值并重,弥足珍贵。

参加《丛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从本书中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为繁荣宣威文化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曲靖市委常委
宣威市委书记 李正阳

2005年6月6日

序 二

宣威文化的发展与文学的演变

宣威，作为云南历史上重要的通道之一——五尺道（又名“通京大道”）必经之地，自古便有“入滇锁钥”之称。这种通道作用同时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各种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便是使宣威文学从早期的民间文学、土司文学、摩史（毕摩）文学为主，逐步演变为以中原文学为主的格局。

云南文化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在早期更多地是以民间的形式进行，如羌、濮、越等族群的迁入和土著居民的外迁，《华阳国志·蜀志》便记载战国时蜀国国君杜宇的妻子梁氏娶自于朱提（滇东北地区）事。在云南相继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曲靖作为入滇门户，“其悠久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环境，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文物遗存，仅青铜时的文物遗存地点，目前发现的就有 20 余处，出土或征集到的器物，有上千件之多”（李宝伦语）。而宣威境内则有格宜尖角洞新石器文化遗址、来宾镇朱屯、董家村古墓群、宣威城区古墓（梁堆墓）等，在来宾龙洞等处还发现一些陶片打磨石器之类。方国喻同志认为：“这些新石器文化和铜石并用文化，和我国西北、东南沿海以至山东龙山文化同一个文化层的遗物相似

或相同”，“西汉以后朱提以僰族为主要……僰族是从岷江上游迁徙而南至岷江与金沙江汇流地带，再向南迁至牛栏江、戈魁河流域”。“羌族分支，僰人到岷江流域，地理环境较优，接触汉人也较多，所以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受到汉族文化影响也比较深，在西南诸族中是比较进步的”。而多年从事曲靖地区文物考察研究工作的李宝伦同志则认为：曲靖的青铜文化遗存，并不属于滇文化，至于部分器物的雷同或相似，是相近的两个地区文化上相互影响和渗透的结果，相比之下，曲靖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滇池地区相对要早一些。如果以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时代可以推到春秋早期的话，那曲靖青铜文化的时代，无疑还可以继续往前推。曲靖应是中原文化由滇东北传入云南最早的地区。

中原人的进入给云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使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庾降都督，治南昌县，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初安耳。”在史书中多处写到“夷、汉”正说明汉民的迁入已不是少数，而此时的滇东北区域已属西南夷中最为发达的地方。

“从云南各族历史社会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看得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传播汉文学是其中的一件事(方国瑜语)。”“滇池之开，断自庄蹻。……当是时，屈、荀、宋、景以词赋雄压中原，滇同楚化，闻风而兴(袁嘉谷语)”。西汉初年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曾到过云南，甚至有人还认为：司马迁还“为滇云讲学之始”。说明西汉时云

南已有汉学，至东汉时，已设有学校，《华阳国志·南中志》：“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始兴文学，渐迁其俗。”

从考古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据《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报》：“曲靖自古以来为全省锁钥，是入滇的交通要道，珠街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中，具有较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例如陶鼎的流行，这在典型的滇文化中和云南其它类型的青铜文化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现象正说明，在先秦时期，曲靖地方说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孔道。”另据《昭通小湾子崖墓发掘简报》：“从昭通东晋壁画和孟孝琚碑看，墓主为中原地区迁来的汉人或高度‘汉化’了的土著民族上层人物‘南中大姓’。杂居一隅的多种土著民族，虽西汉中期以来，在汉王朝统一的政治统治和汉文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抛弃各自民族的葬俗，用汉式器物随葬。”从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看：“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后，滇与巴蜀间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接触日益频繁；又加上不少内地的移民在这个地区落户，因而昭通成了云南境内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地区。”而且从壁画的技法看，其绘画艺术也是很高的。“自从东汉时期设学以来，广泛的传播汉文学，握管能文的当甚多，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保存到今日的金石文字，最多的是‘朱提堂狼（会泽出土）造洗’（方国瑜语）。”写成文章的石刻，主要有在昭通出土的《孟孝琚碑》、在曲靖出土的《爨宝子碑》和《爨琛碑》、在陆良出土的《爨龙颜碑》、《爨云碑》和《祥光碑》、在沾益出土的《毛辨碑》（此碑据方国瑜考证约建于东晋孝武帝时，沾益古时与宣威大多时期同为一域，州治在宣威，直至雍正二十四年，宣威由沾益改称宣威，沾益由交水改称沾

益,分而治之)等。从所见的石刻文字来看,那时汉文学的成就和书法艺术都是很高的,尤其是“二爨”,更广为人所称道。立于东晋大亨四年(公元405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土于曲靖陆良的《爨宝子碑》就记载了:爨宝子“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的事。同样出土于曲靖陆良,立于南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的《爨龙颜碑》,也记载了爨龙颜“举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秀才”的事,而且碑文即为爨道庆所作。

宣威处于几地之间,显然这些文化现象也是存在的,在城区和来宾等处,时有挖到汉时墓器的情况(已发掘到的如铜戈、一字格铜剑、铜锄、铜釜、铁斧等),只是宣威境内的一些梁堆墓被盗严重,文物部门在挖掘中,发现甚少,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文化在云南更是普遍兴起,影响日深,直至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元朝之前,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是有限的,最终总是被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所同化(夷化)。元朝由于朝廷采取设立行省、土流合治等一系列统治政策和赛典赤等官员的务实、亲民的作风,对云南各民族的生活、文化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那更多的是上(统治者)对下(群众)的影响。而明朝时期,由于大量汉民的迁入与融合,而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是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影响。明朝前入滇汉民,大多都变为少数民族了(夷化)。之后迁入的汉族,其文化则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发展,其生活习性和民族特性不再被同化,相反,而是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滇中、滇东北地区。

宣威文学与云南文学一样,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变化着。

宣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民间民族性,尤其是早期,在明朝之前,宣威一直居住着以彝族、苗族等多个民族(古史上称为莫靡、劳浸等民族),是古夜郎、磨弥等部落所在地,其文学形式主要表现为民谣、民间传说(民间文学)和流传于摩史(毕摩)之间的《彝族源流》和丧祭歌谣(如《指路经》、《丧祭献药歌》等摩史(毕摩)文学等)。二是边缘性。由于历史上的宣威,与四川、贵州接界,是云南最接近中原的地区,也是云南最早最容易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地方,其辖区或从属于四川,或贵州、或云南,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处于中原地区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古滇文化充分发展而更具特色的主要集中在东边的滇池和西边的洱海两个地带,然后辐射、漫延整个云南高原……,明清时期的诗歌,更是大多集中在这两个地区”(蔡川古语)。相对于两个中心来说,宣威也处于边缘地区。在中原文化向云南传播的过程中,宣威只起到一个大通道的作用,中原文化并未在此过多地汇集、留存、繁荣。对云南文化影响十分重要的杨升庵,几次取道宣威,与宣威本土诗人诗酒唱和,但停留时间短暂,与其在永昌、大理、昆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三是土司的影响。宣威早期的民间文学中,关于安土司家的传说比较多,流传也很广。安姓土司对宣威的统治历元、明、清三代 400 多年,与交流频繁的流官相比,其影响可想而知,这种影响是全面地、深刻地、长期地,所以自然而然地直接间接地反映在民间文学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土司文学现象。宣威早期的文学,形式上更多的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存在、延续,少数的是靠摩史创作

整理并用彝族文字记载下来,“大约在‘洪水泛滥’之前(六祖分家之前),彝族各部史官(布摩或摩史)已开始用彝文进行收集、编写本部历史的工作。……根据浩瀚的彝文书籍记载来看,彝族各部,众多的举哲们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编写本部、甚至全民族历史的工作,直到清康熙三年止。明末清初,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彝区广泛流传着相传为举娄布陀、布陀布氏、布查遏政、沾沾阿尼等布摩(唐朝中叶人)根据各部、各家史书整理汇集的《彝族源流》抄本”(《彝族源流序言》)。

在早期文学(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张绍祥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组织出版了《太阳月亮守天边》、《蓝靛花》、《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宣威苗族卷》、《宣威民间文学集成综合卷》。

中原诗歌对云南对宣威的最直接影响,主要发生在唐朝以后。中原诗歌关于云南的描写,最早的也大多见于唐朝的边塞诗。据《新唐书·突厥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即南诏政权)”,由此引发唐王朝对南诏的征战,于是边塞诗随之产生。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南诏与中原的往来、战争、结盟、以及南诏的风土人情等。如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蛮子朝》、刘湾的《云南曲》、李白《古风》、元稹的《蛮子朝》等。由于这些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南诏为背景,选取的景物或是泛写,或是选取云南的大江、大湖、大山,如哀牢山、洱海、滇池、泸水等。高适《李云南征蛮诗》“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山献近高鸟,穿林经毒虫。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蜂虻隔万里,云雷随九攻

……”。骆宾王《军中行路难》：“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原饶毒雾，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时流，崩岩千岁古。漂梗飞蓬不自安，拟藤引葛度危峦。……”。权德舆《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烟雨焚道深，麾幢汉仪盛。途经五尺险，水爱双流净。……”等等。由于中原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大多时候处于冲突之中，导致唐朝诗人描写云南之作，也大多是反映与战争相关的边塞诗，造成了诗歌的内容单一性。唐时，云南本土诗人虽然不是太多，但出现了南诏王隆舜“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清平官赵淑达“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等精彩的诗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直接描写宣威景致，但可看出当时宣威和云南的一些自然景观和中原文学对云南影响的情况，这也是宣威文学发展的背景。

元朝建立云南行省之后，中原官员、文人到云南的相对较多，留下了大量诗作。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中原文人直接描写宣威的诗作，最早的就是元朝时，任中庆路总管的公孙辅写的《入沾益乱后伤怀》一诗。他的另一首《乌撒》诗，描写的是乌撒（威宁）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民俗，颇为细致。因宣威、威宁历史上虽然有合有分，但大体上通为一家（宣威与威宁先是同为夜郎之地，汉晋时期同为存鄯，明清时部分为乌撒卫），民族民俗、气候风物大体一致，作为一种史料，书中亦录入。另外，班惟志《送述律元帅开阡分题得越嶲》中也有部分相关诗句。遗憾的是，在元朝的诗歌中，我们再也未找到其它有关宣威的诗作。

明朝时，由于朝廷治边政策因素和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往来进一步

加强,中原文人描写宣威的作品相对较多,而且本土(中原移民定居宣威者)文人也成长起来。这些人中主要有杨升庵和缪良玉、缪文龙、邹旦等人。这次我们共查找到杨升庵诗、词5首,这些可以说是宣威难得的重要史料和文学作品。良玉作品仅存一首,文龙与升庵“诗酒往来,盘恒最久”,“著有《奏稿》、《诗文集》、《武定或问》各若干卷,”但未传世,只在《宣威县志稿》中载有一首诗。而处于明末清初的邹旦“所著有《桃花词》、《邹氏家训》,又为赋、论数十篇。”可惜也是不传于世,从其一些零星的句子来看,文彩不错,难怪吴三桂欲招之(不得)。

到了清朝(民国)时期,则是宣威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作者最多最广泛,留下的诗作文章也最多。孙衍庆著有《孙麟仲诗文集》,吴承伯著有《吴山诗草》、《金华吟》、《南归吟》,释照之撰有《半云轩稿台山集》,孙绍康著有《剑湖诗草》,缪彤著有《亦园集》,缪彧著有《怡怡楼集》,缪尔康撰有《衢亨遗稿》(其弟为其所编),缪尔绰著有《泥鸿片影》、《愚园文存》,陈祖基著有《豫章集》《庐山游草》《秋江集》等,但这些诗文集也大多不存于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一度时期描写宣威(榕城)八景之风甚浓,尤其以宣威文人为多,几乎是无人不写,留下的作品很多。二是民国时期,赵鹤清在东山寺建立金刚乘学会迤东分会,盛传其乃前任住持照鹤转世,一时谒见者题赠者云集,西南三省皆为之动,以至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都为之题写寺名并为之作序,这类作品,作者遍及省内外,只是就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却不是太大。

艺术方面,明清时期,在可渡北崖和东山寺普陀崖上留有大量文人墨迹,《宣威县志稿》记有杨升庵在可渡留有“高山流水”四字(应为“山高水长”),镌于崖端,……相传普陀崖上有升庵留题数诗,惜日久风雨磨灭,不可认识,……”可渡北崖留有“飞虹伫鹤”、“披云岩”、“云山石路”等石刻。徐人龙的字,孟非梦的画,在全省都有一定的影响,赵鹤清则诗书画都有名,其画为许多官商大户人家收藏,索字者也很多,在省内许多风景点都还有他书写的牌扁,如大观楼二楼扁“烟波世界”,三楼还收藏有他的六、七幅书法作品。

五四运动之后,流风所至,新文学也在宣威兴起,开始是文白夹杂,之后是古文、古体诗词与现代文学同时争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文学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革命宣传活动之中,如1930年陈昌郁作的《鼓楼洞下的啜泣声》、黄云梯编写的《过年调》等,就被广泛地传唱。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并先后组织了各种读书社和进步团体,开展读进步书籍、出壁报、演话剧等活动。1938年5月,宁坚随60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阵地。战役结束后,他写了《禹王山的血火》、《李家圩的拉锯战》等通讯稿,在当时全国各大报上发表。1949年3月中旬,宣威党组织开办《挺进报》社,编辑出版《挺进报》,这是宣威开办的第一份报刊。

建国后,迎来宣威文学艺术繁荣的最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艺界百花争鸣。各种文学艺术家协会相继成立,一些报刊创立和内部资料的不断出版,都为文学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非常的条件和阵地。有大量的文学艺术在国家级、省级报刊登载或大展中展出。而且九十年代前的作品也大多难以收集到,如彝族

作者吴承柏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获 1982 年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的《“等外人”升级记》，余松涛发表于《大西南文学》的《山匪》等。

在新文学繁荣的同时，旧体诗词也同时被人们广泛地运用，而且有不少好的作品，其中高永堂、张福崇、李卫祥等同志还出了专集。只是这次作品选编的原则之一是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不选旧体诗词，不免有遗珠之憾。

即使是符合这次作品选编的原则，也仍有大量的好作品，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征集到，这是大家都深感遗憾的。

总之，靠着一股热情、共同的爱好和对社会对后代的责任心。利用业余时间，多方筹措资金，做这样一件要时间要精力要经费要才气的事，其中甘苦只有编者才能体会，虽有不足，却也无悔。

中共宣威市委常委
宣威市委办主任 高兴文

2005年6月6日

目 录

序一	李正阳 (1)
序二	高兴文 (3)

古 文 选

缪文龙传	刘 辅 (1)
可渡桥碑记	范承勋 (4)
宛温亭赋	吴承伯 (6)
吴山读书赋	吴承伯 (8)
修可渡河路记	唐希顺 (10)
桂花洞考	尹 治 (11)
永清亭序	张元夔 (14)
总督鄂公平蛮记	邹之峰 (17)
总镇哈公平蛮碑记	邹之峰 (19)
宛水赋	王淳元 (21)
榕城书院记	饶梦铭 (23)
河东营赋	孙绍康 (27)
小偏楼序	缪 或 (30)